

近三集十六

墓誌銘
墓青銘
墓碣銘
遺事

家錄
語錄

共十六

16
2395
16



2395
16-16

近齋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近齋集

墓誌銘

外祖逸軒俞公墓誌銘 并序

內兄俞君墓誌銘 并序

杏陰李公墓誌銘 并序

養梧軒李公墓誌銘 并序

淑人陰城朴氏墓誌銘 并序

呂光德墓誌銘 并序

墓表

曾祖考牧使府君墓表

墓碣銘

密庵金公墓碣銘 并序

遺事

寧齋吳君 允常 遺事

嚶嚶齋金公遺事

家錄

近齋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近齋集卷之三十一

墓誌銘

外祖逸軒俞公墓誌銘 并序

外王父逸軒先生俞公既卒之四十年仲舅大憲公持年譜一通請狀文於大提學雷淵南公既得狀以示胤源曰幽誌無可屬筆吾當自作而銘則不敢也從叔父兼山公嘗為吾先人誄曰吾家從氏隱君子百事擠人早避名竭力耕田為子職千秋無愧董生行吾欲以此四句為銘何如胤源對曰可其後誌不及成而大憲公卒胤源於是懼外王父之墓竟闕焉



近齋集 卷三十一
無誌而悲舅氏之志未就也不揆僭猥遂謹按年譜
及狀撮而爲誌銘又節畧用兼山公詩如舅氏志云
公諱受基字受甫逸軒自號也俞氏以三宰新羅阿
殮爲鼻祖有曰義臣自以新羅世臣義不事王氏麗
祖降屬杞溪縣戶長子孫因籍焉入我 朝僉樞起
昌以直節著聞至景安公汝霖肅敏公絳兩世官皆
判書相繼爲名臣自肅敏五傳而至諱命弘禮曹判
書 贈諡章憲公公其第三子也妣貞夫人全州李
氏承旨綸之女公以辛未二月十七日生于判書公
北青任所生有至性纔免懷已知事親之方愉色以

溫不忍暫離父母側年十三隨判書公于義州府侍
寢課書外芬華日交于前而不一顧也十四上書于
判書公請休官歸隱蓋當時朝著潰裂 國事不靖
無鎮安之策故公憂之有是書辭婉而意切識慮深
遠判書公大奇之遂命家人卜築于大興竹溪之上
至今人指爲俞公庄云十六聘于農巖金先生之門
而執弟子禮服事不懈先生知其有志操每愛呼與
語所教告皆爲學之要公由是知行日進然自持謙
謹益甚未久先生卒時門人適皆罷歸病猝急公獨
當於啓手臯復之際相禮中節先生弟三淵先生後

至見而亟稱之公年方十八其早習於禮如此二十
卽廢舉不赴曰科宦悅親有二兄在季君病甚吾當
專任奉養之節不以倘來富貴易職分內事判書公
嘉其志許之自是公多居竹溪自力耕稼判書公有
不安於朝輒以一馬馳歸安居若素嘗曰吾在
朝輕於進退三哥農圃之助爲多判書公屢爲方伯
公必隨往深居子舍營吏屬罕見其面但聞其讀書
聲又嘗從判書公入燕往返經年同行象譯無一言
以私接歸裝惟古書畫數束而已公平居洞洞屬屬
惟親志是承是順其侍疾也晝夜跪伏枕傍以候氣

息飧爨之事亦多躬操時大寒汗透重衣父母意少
不適公則免冠引罪父母色和然後乃止壬寅李夫
人疾大革公再斲指進血疾遂愈鄉人爲之語曰至
誠感神於俞孝子見之戊申季公病卒會逆寇陷清
州人皆荷擔而立公不爲動獨辦終事如禮雖急遽
中無毫髮憾上而慰大夫下而撫孤寡應接家務
悲悴成疾而不自恤焉己酉丁判書公憂公三月啜
粥不近鹽豉甫葬疾遂劇李夫人泣勸還鄉調治起
居已須人而弔客至必具衰杖而哭每朔望必設位
於正寢號哭盡哀往往幾絕竟以是年十二月四日

卒于喪中春秋三十九臨終顧仲氏承旨公曰葬我於先人之足又曰死命也不復見吾母目不瞑矣仰而號天者再以庚戌二月十七日葬于木川鳴巖里坐辛之原從遺命也旣而一鄉人士李樞等百餘人列公孝行申狀于監司監司聞于朝命贈司憲府持平後以子彥民秩視二品加贈吏曹參判配貞夫人安東金氏農巖先生文簡公諱昌協女有淑德徽範後公三十四年而卒葬于速恩里坐某之原與公各葬而墓相去十里所公貌癯而神清肩背端竦如鶴整松逸燕居愛着古巾服終日不妄言笑其

論事是非得失辭簡而理正見義勇爲沛然如水之赴壑也自抱山頽之慟尋其緒餘惟恐或墜有問業來者諄諄啓告義理詳密使人入膚而徹髓見人有一善樂爲之勸有不善莊默以示意自然有不可犯之色以是賢者信之不肖者敬畏焉嘗演程子四勿箴爲詩以寓自勵之意又取孟子山木之訓以戒同志諸生依呂氏鄉約行於竹溪一鄉文風蔚興人多成就此可見公學有體用之大畧也其於藝也詩則農翁稱以爲夔後音善字書心畫酷似農翁門徒或莫之辨也性嚴而尙儉子弟童時不得衣苧帛子弟

有過色怒則子弟莫敢仰視公之爲學先立於爲仁之本衆善由是出焉而其爲孝亦固窮安命以盡子職而已真古人不以三公而換一日之養者也後之君子聞之尙有以知其高風也夫有三男三女男長彥人出後伯父庶尹公諱斗基次卽大憲公彥民有名節季學生彥孫爲季父通德公諱阜基後女長適判官朴師錫卽胤源之先考次適士人崔宗鎮季適縣監鄭塿大憲公生二男三女男長漢雲出後伯父學生公承章憲公祀次夭取族人彥一子漢石爲後女府使宋宅奎典簿李英遠士人徐有鼎判官男長

卽胤源次準源參議女金在淳牧使大憲公有側室二人皆舉一女長適李溶僉正次適沈翬鎮胤源忝爲外孫生而未逮事公自幼從吾母聞遺訓之一二心常敬佩焉今誌公之墓識淺辭拙恐不足以表揚懿德悲夫銘曰

百事擠人早避榮名竭力耕田無愧董生作誄者誰同堂有賢其言不阿人無間然

內兄俞君墓誌銘

并序

內兄俞君旣歿之明年仲舅大憲公爲文以哭之其辭甚悲畧舉其事行而稱之曰孝友正直博古守靜

而已余讀此文未嘗不嗚咽流涕既又歎大憲公之深知其子也大憲公文學言議見重於世其不以曠愛而溢於辭人將皆信焉君幼卽出爲吾伯舅後伯舅早世申孺人寡居君事申孺人有至愛左右怡愉人視之以爲親生大憲公無他子旣貴而猶依宗家以居君獨身奉養一以承順爲主無絲毫違拂親志推以友于三妹以及庶妹無間也嘗自悲其無弟一日告于大憲公曰願早定爲弟者得以知長枕大衾之樂大憲公憐之性慷慨持論不苟其於賢邪忠逆之分辨之尤嚴每感憤時事歔歔太息往往至於泣

下旣已自知其過遂書于壁曰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蓋取古語而自戒也嗚呼茲豈非孝友正直者耶君早嬰奇疾雖不能刻意治文辭然雅喜觀書手未嘗釋卷最習左氏傳朱子綱目論歷代治亂人物高下事理是非若河決而海注也聽者知其有史學君旣病而杜門深居未嘗納交要譽於人時搢紳子弟爭循利慾而君獨退然若處子以故卒不成一名嗚呼茲豈非博古守靜者耶其賢如此而不幸短命以歿宜乎大憲公之久而悲且惜也君諱漢雲字士淵杞溪人新羅阿殮三宰之後禮曹

判書章憲公諱命弘曾孫祖諱斗基漢城庶尹庶尹公無後以叔弟 贈參判公諱受基長子學生公諱彥人爲嗣學生公無後君以大憲公諱彥民子嗣焉平山申氏同敦寧暖之女卽其所後妣也君生於英廟戊申某月某日卒於壬午某月某日春秋三十五配完山李氏洛豐君楸之女生一男不育竟無子外氏之宗至是凡三絕聞者莫不哀之明年大憲公取族人子老柱爲立君後老柱六歲眉目清明人始知君之有後也君初葬于果川某里某坐之原後遷葬于某里某坐之原余與君同爲參判公之孫情好

甚篤誌君之墓非余而誰遂爲之銘銘曰
無年也名以壽壽者不與骨朽無兒也族以續續者不異已腹嗚呼魂魄其勿永傷于幽宅

杏陰李公墓誌銘

并序

聽溪堂李公早遊於尤春兩宋先生之門蔚然爲士林所推重其學行德業見遂庵權先生所撰墓誌中聽溪公有第四子曰杏陰公公諱淹學識操履克肖賢父有疾不仕居于廣州之宮村宮村之人皆尊之爲長德公常務韜晦而實抱經濟之才櫟泉宋公之以徵士赴 召也歷公廬與公商確頗多云公歿後

二十九年公嗣孫復中以其族姪正言義明所爲狀示胤源屬爲幽堂之誌胤源以非其人辭不獲遂摭其狀而敘之公字景範李氏胄于世宗大王別子廣平大君諱璵高祖諱郁郡守以子右議政完南府院君厚源貴贈上公會祖諱厚載僉知中樞府事祖諱迥司憲府掌令兩世俱贈贊成聽溪公諱遇輝漢城府庶尹娶坡平尹氏府使鴻舉女以丙寅五月十一日生公公弱不好弄長益凝靜簡默聽溪公亟愛之甫六歲失恃隨諸兄號擗如成人嘗讀書不以記聞詞章爲意惟小學家禮是準是的聽溪公與

其從子惺齋公講劇道義爲叔姪間知己公自少周旋其間所薰陶甚多以故繩墨嚴正德器成就焉聽溪公至孝養大夫人志物咸備而公之養聽溪公如之聽溪公居大夫人喪泣血三年而公之居聽溪公喪亦如之見者以爲聽溪公真有子矣公篤好人倫愛兄子如己子營立產業使不飢寒推而及於族黨周恤備至子女之未嫁娶者具奩幣而成之死喪之未斂葬者庀賻襚而助之不計家力足否故內外族之窮無告者皆歸焉公雖汎愛諸族而嚴於長幼嫡庶之分其馴良入彀者雖卑不忽凌躐犯科者雖貴

不貸由是宗法大行門內無怨言鄉里人有欲訟者不造官而造公或有過失則輒曰杏陰公知否又多以疑文變節稟質于公公每遇親忌必先期齋沐戒婢僕濯籩豆以祭哭如袒括時宗家有故則權奉祠版殺禮替行曰朱子云是日不忍虛過吾何敢不自盡乎哉公之九代祖清安君親盡當不祭公愀然曰凡爲先雖無於禮之禮猶且義起况歲一祭禮有明文不可廢也遂捐財買田以供其祀其盡誠於追遠之節蓋如此公從兄領議政公濡參判公濟一時登揚且門中簪組甚繁而公獨大布裹身漠然不以榮

枯動其心杜門養痾與世無競知公者高其志平居整飭衣冠每辨色命席凝坐子弟賓客環侍其側肅然如朝廷焉公性本冲澹又善頤養克致遐壽人謂將被金帛之典而公乃不屑遂以杏陰處士之號終其身焉丙申十月二十四日卒于鄉廬春秋八十一年卒十二月初七日葬公于先壟側向巳之原與恭人同壙公無嗣子從子顯坤又無嗣取族人子復中爲子復中生二男長義程次幼嗚呼公以其家學之美自修之實不見用於世不獲福於身君子惜之然

復中受公訓誨好善而文是其來後昌大之徵也歟
胤源以通家子嘗一再謁於床下竊覩公風儀儼然
有德者氣象也吾先人嘗稱公博古通事務胤源心
識之今於揄揚之文敢不殫其鈍拙以闡幽光之萬
一也哉銘曰
赫矣溪翁爲父爲師孝友承家詩禮是資渾厚風味
有儼莊恪宗族歸仁隣里薰德才優用世其廢也病
惟其康濟八耄以永天爵克全布衣亦貴我銘公墓
我筆無愧

養梧軒李公墓誌銘

并序

養梧軒李公姿性恬冲不飾邊幅有清高拔俗之韻
於世間功名勢利泊如也願喜讀古人書平居手不
停披又好遊山水每至泉石佳處輒徜徉吟嘯而忘
返嘗携中庸一部入金剛山內圓通潛心玩索歸而
語人曰吾夜究九經三德朝看瓊岑玉流叅會而發
焉可以知體用一源動靜相資之妙矣卽公此言真
可謂悟道之君子豈若騷人逸士之遊於方外者比
哉使公得假年壽以究其志業則達可施於時窮可
傳於後而不幸嬰奇疾年未中身乃寂寥而歿嗚呼
惜哉公諱顯坤字仲元 世宗別子廣平大君諱璵

之十二代孫曾祖諱迥司憲府掌令 贈左贊成祖
諱遇輝漢城府庶尹號聽溪堂考諱淹世稱厚德長
者號杏陰妣南陽洪氏監司禹傳女公以杏陰公兄
通德郎漸第三子出爲杏陰公後公爲人重厚而有
文藝幼時以翰墨爲戲不窺園中棗栗十四聘于朴
氏朴氏家在白嶽下其年春與少長十數人遊于清
風溪之太古亭呼韻作詩韻出公應口先就滿座皆
嘖嘖稱其夙成曰此子必早達大司成權公燦掌課
試取公詩置高等聲名益藉甚公雖以親命屈首場
屋而不屑屑於得失曰是有命焉當盡吾分而已定

省之暇惟勤於讀書最好周易三冬劇讀夜以繼日
疾遂作而猶不知止公性至孝嘗在京聞親病急不
束裝而出路見市上有賣美味者卽其親平日所嗜
遂欲買歸助病口味所持者只數卷書冊而已謂市
人曰有能以此爲質明日當送償言甚懇至有一人
曰孝哉乃買而與之不受冊其誠孝所到能感動市
利之輩如此其遊金剛也爲東程賦歷歷摸寫如畫
翻解獻于太碩人太碩人覽而喜曰非吾子安得羅
列萬二千峰於吾眼前乎時取而破閒焉公一日尋
醫往光教山下遇一有道者流與語大悅其人笑曰

子病何用藥餌吾觀魚堂邊有一大石子往見而解之則病自瘳矣公異其言遂尋其石石形大如車輪有孔有畫誠異物也乃默思以爲此亦不出乎天地度數陰陽動靜消長之理也遂口占曰觀魚堂上乃觀魚君子所觀何在魚先天石上試觀魚至理可觀躍潛魚其人詠而歎曰奇哉此石自山谷轉到于此已累十年人之過而見者無數謂以先天者自君創也因勸以窮理之學其人曾受業於金厚齋門者而亦知公才志故云公居廣州之宮村構一小堂養碧梧于庭因以自號又占一壑於積洞雙峰之下誅茅

築室爲讀書棲息之所名之曰山天齋蓋於大畜之義有自况也公生於癸巳六月十八日卒於丁丑二月十三日春秋四十五是年四月葬于光秀山西坐之原先兆也公顏貌肥白曾懷坦夷與朋友交善諧笑跌宕觴詠天真爛漫素不喜博奕惟酷好書畫自爲之各盡其妙然以小技亦不肯竟也其筆效東坡體詩則往往有陳簡齋格法配恭人朴氏籍潘南文康公冶川先生諱紹之七世孫曾祖諱世城左副承旨祖諱泰遠牧使考諱弼履通德郎恭人端靜柔雅甚有婦道事舅姑恭而忠事夫子順而敬自公喪之

後非同氣則不相見面足跡不出房闥在京兄弟願因親忌相與會見以爲永訣而終不許焉生於庚寅三月二十五日後公五年辛巳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五十二是年四月二十五日祔葬于公同塋而異室也舉子女未育取族人子復中爲後復中二男長義程次幼吾先人於公爲婦弟與公生同年而公差先月日最相得歡甚胤源自兒童時爲公所愛公嘗索余所爲文屢加稱獎余藏于心不忘也今復中屬余幽堂之誌以余知公之詳也余何敢辭焉遂撮其家狀而書之系以銘曰

天在山中君子以之前言往行多聞而知公揭齋扁有取于斯方畜厥德將大以施胡嗇于齡竟闕莫遂廣阡之土埋其壯志我闡幽潛來後是眎

淑人陰城朴氏墓誌銘

并序

洪君直弼伯應以其所自述先淑人狀示余泣請余爲誌余與伯應相見講學已七年于茲矣契深義厚余何可辭閨門之行含章而不外見然觀於伯應之妙齡志道操守敦篤而知其母之必賢母也况伯應之孝非以私而溢美於其親者是狀宜可信余又何辭雖老病不敢辭也遂就狀文掇而書之云淑人姓

朴氏籍陰城高麗工部尙書梓之後入我朝有諱
淳官吏曹判書太祖分朝咸州時爲問安使北行
有忠言感悟上王上王始有回鑾意公歸未到
龍興江竟受後命諡忠愍參判諱昕舍人諱叔達
兩世俱顯三傳而至諱有寧以遺逸拜執義不起是
於淑人爲六世祖也會祖諱聖龜進士祖諱廷琬以
孝贈持平考諱亮欽號知足堂隱德不仕妣海州
鄭氏運徽女淑人生不妄啼哭自幼不拂親意不忤
同氣稍長受閨訓書於考知足堂公服行不怠莊重
寬和動靜有常度仁愛及物不食所畜犬肉年十七

歸于洪氏爲判官諱履簡之配初入門時舅爲金吾
郎以王事倍道南行淑人心憂之不解衣而寢者
數十日至復命乃如常淑人爲婦之道已著於此
矣居姑李淑人之喪哀而有禮奉舅衣食忠而謹享
祖先豐而潔事夫子敬待如賓處娣姒妯娌如兄弟
視從子如己子接人一以誠信內外族黨皆法象其
德陰性吝嗇而淑人喜施與夫外氏窮甚淑人必盡
力賙恤如先姑主饋時人以爲難雅不喜榮利嘗曰
吾見世路險巇不願夫子之取及第也又戒其子曰
窮達命也勿以動其心其高志明識如此平居口絕

俚言色無情容持心坦直表裏如一凡世俗婦女修飾苟且之態一切無有也婢有偷竊罪不之問包容使自悔改其度量尤足以過人而至其中夜獨坐不畏鬼恠毅然有定力又何其與程母事相類也其德既備矣兼之以綜理之才舅屢莅外邑夫繼而從宦家務稍繁而應之裕如也見人之奢侈踰分者深非之儉約節用不使匱乏卒之日視其債簿惟錢十餘兩而已淑人以今 上癸丑七月八日卒春秋四十一是年春指壁上所記祖先忌日曰吾亦非久當入列書蓋識也以八月十二日葬于高陽土堂里壬坐

之原明年甲寅二月二十八日遷葬于同山艮坐洪氏南陽大姓通德郎諱重采縣令諱尙彥牧使諱善養判官公三世也淑人舉五男二女男四不育直弼居第二娶判書李滙女女適金泰根尹約烈直弼一女幼淑人性嚴於子女不假借辭色未嘗示以玩好之物伯應嘗有過淑人怒伯應藉藁伏地不命之起必至改過然後怒乃解朝夕諄諄勸伯應以古人爲己之學伯應立心卓然不屑舉業惟問學是力果淑人之訓有以使之也嗚呼淑人旣教其子以學而未及見其成就悲夫銘曰

有炳聞訓受于爺一是爲則行于家蒞蘭蘋蘩雜佩
華義方其教納無邪古昔賢媛孰斯加雖嗇于壽名
則遐厥後必昌理靡差我用作銘揚徽嘉

呂光德墓誌銘

并序

呂君名光德字汝明豐川人居豐之儒山坊父天時
武科及第光德與其弟光一俱中武科光一爲騎士
君亦晚始爲騎士然君顧從事於儒者之學耽經籍
如嗜欲不以天下萬物易其好嘗曰吾未死前不能
忘此學也流俗人多譏笑之每直宿御營夜半誦書
聲出騎士房同隊睡而不知也先是君受業於潘南

朴胤源胤源卽余也君日挾冊來往不避寒暑風雨
雨則着木屐而至余奇其志書以贈之曰吉甫文武
卻穀詩禮羽林通經亦在漢世謂非本色彼哉俗論
讀書飭躬君其益勉君拜受而去由是益孜孜焉君
不幸以疾卒於其弟光一城東之寓舍今 上丁巳
十二月十八日也距生年爲三十九歲嗚呼何其短
也天其不欲使斯世有武而儒者耶光一權葬君於
西郭外越明年己未將返葬于豐余悲君之能有志
於學而未及成也遂流涕爲文誌君之墓呂氏籍咸
陽遠祖諱永開城留守其後子孫徙載寧再徙信川

又徙于豐川仍世居焉豐與漢師遠累世無仕而顯者云君年二十五登甲辰慶科武科因入部將薦君挈一妾買斗屋於漢師之西以居將求仕焉旣而喟然歎曰人生斯世不學何以爲君子吾雖以武科出身欲仕宦則將媚於宰相吾所羞也吾欲反諸儒終身讀書足矣遂投弓矢悉棄兵書取中庸書伏而讀之旣久思未通於是欲求師友而質問一日來立余門請見余始見其刺不知爲何狀人辭以病不見後數日君復來足凡三及門而後余始接見焉君視下言徐步趨有儀度不類武夫余心異之君進曰竊聞

先生之風久矣願執弟子之禮余辭焉君請益固余乃先授大小學次授論語君自喜其日覺有進久而後始授中庸君曰前日已讀此書而如未讀今日始知讀矣君見解少遲鈍然於聖賢書有一得則必欲身踐而乃已其持守確實視才氣聰明者反有勝焉時君之父及第君母海州吳氏歿已久君泫然謂余曰父母旣亡視師當如父母微先生小子何所依歸余素患面瘡君知烹鳩水利薰洗適在山寺見砲手者捕一鳩遂脫賣其耳纓子買鳩進于余其誠心事余如此余嘗試君曰古者四十而仕今君三十學八

年而仕未晚也君誦粟谷先生語曰學成則自上求之仕非我自求者也余乃哂之君既不仕貧無食遂賣屋以妾行歸于豐之儒山自是與余相離率一歲一來見余而亦不能久留也君以鄉曲無書買孟子書於京肆裹負其書徒步行半千里方夏月汗流浹背而不知疲歸而讀孟子六百遍甚樂之如有所得焉既而君又以鄉曲無師友欲復以身來從余講問如前日適本府倅存問以禮欲延致官舍俾教其子君以官府爲嫌辭曰民有師在京方往謁不得聞命遂步入漢師來見余時君弟光一先已爲騎士在城

君分弟祿爲書糧住近城山寺讀毛詩數月每日只一食食惟鹽醬而已盛暑無絺葛體汗氣困而惟誦讀不輟同棲者甚難之君既讀毛詩謂余曰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小生讀周南召南而依舊面墻何歟君之於書不欲徒讀必求實效於此亦可見矣又嘗從人見尊周錄至宋先生所撰李士龍傳擊節三復於春秋大義尤有所激發興起焉君躬行必以忠信與人言必依於仁義遍謁當世知名之士以求資益青松沈君師東豐川任君魯完山李君堯中首陽吳君熙常清風金君宗善

近齋集 卷三十一
皆樂與之交每與君之所知語及君必不名而曰呂先達先達者出身之稱也君與南陽洪君直弼最相善洪君贈詩勸勉以朴松堂權烏潭期之君爲人端良易直寡言與笑笑亦不啓齒嘗習跪坐跪坐終日則心安又或舒膝則覺而自驚聞者以爲過苦君喜施與急人之困見一老人寒無所着輒解其身上衣而與之往往以橐米囊錢走饋所識之飢餓者人多感其高義李大將敬懋聞君賢舉以爲騎士君強起以軍禮見而非其志也然供職恪勤無怠旣二年以出入軍門終害讀書欲自退而未及也竟死葬于豐

川某里某坐之原妻某鄉某氏生一女一男夭側出男一幼嗚呼君之墓非余銘之而誰銘曰

有兢兢之心而無赳赳之態吾知韎韐之中有君子在焉不見仕之可欲惟見學之可悅吾謂遐荒之陬有奇士出焉噫若人之命之短兮抱遺恨於六經我則愧於爲藍兮君又胡爲而不成其青歸而葬于豐之山兮我用銘而納于厚壤彼西之人過墓而肅必曰呂先達之藏

墓表

曾祖考牧使府君墓表

我曾祖考牧使公諱泰遠字景久號悔窩吾朴籍潘南先世高麗右文館直提學文正公諱尙衷以道德節義顯本 朝左議政平度公諱嘗以勲業著累傳至諱紹司諫 贈領議政諡文康公道學爲己卯諸賢所推重號冶川先生公其五世孫也祖諱煥同知中樞府事號鶴臯考諱世城左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妣 贈貞夫人礪山宋氏京畿監司時吉女公以顯廟二年庚子七月十八日生貌白皙端秀年十一選儀賓 顯廟奇公應對當理且喜其善誦書 命賜賞將行婚承旨公卒 上意欲待三年大臣難之

竟寢公少孤能自勵爲學旣長赴泮試梧灘沈公攸爲國子長得公詩大喜置魁由是大鳴己巳中進士時 仁顯后遜位公與太學諸生上疏力諫戊寅仕爲 徽陵參奉遷禁府都事陞宗簿主簿兼校正郎廳拜刑曹佐郎移司僕主簿又遷陞禁都拜富平縣監遞拜戶曹佐郎旋除翊衛司衛率拜咸昌縣監陞高城郡守黃州牧使後復拜陝川郡守壬寅七月十一日卒于任所壽六十三葬于楊州祝石嶺乾坐之原與淑人平山申氏同兆淑人知敦寧府事東城君景禋之曾孫成川府使 贈左承旨汝哲女端莊有

女範生二男八女男長弼履通德郎次早夭女奉事
李秀茂奉事李聖興士人柳承緒李顯允慎無疆縣
令尹東濂進士權撫次早夭出男弼豐女僉知申
暉通德公一男三女男師錫公州判官卽我先考女
牧使李匡會郡守金貞謙士人李顯坤弼豐男師英
師南判官公二男一女男長卽不肖胤源繕工假監
役次準源戶曹參議女金在淳牧使胤源一男宗輿
準源男宗輔都事宗慶教官宗翊天宗喜女申光誨
李堯憲武科郡守季卽 綏嬪今 上命選入宮誕
生 元子公天資穎悟發慮處事詳敏謹慎內有執

守介然不撓然接人又却和厚樂易孝友過人常自
痛早失怙恃生日欲行素家人不敢以酒饌進事仲
兄都正公非公故則日往侍湛樂到老不衰性至仁
路遇暴骸脫衣衫斂埋其治邑公明誠勤寬而有威
吏民均安夢窩金相公昌集李相公濡判書宋公相
琦皆稱公善治公則恥沽衒在咸兵使以善修軍器
將 啓褒超資公亟馳書止之在黃政成作一小亭
於竹樓之傍逍遙吟嘯名曰太古蓋寓挽俗之意黃
大州將歸治簿贏錢至累千緡悉以補民役民立碑
頌惠無窮廉儉自律歷五邑服御如寒士間嘗罷散

久家食甚窘而一不言官職閱文忠公鎮遠以爲此人可進用以正躁競之習公以吏治聞然顧雅喜書史終日手不釋卷所抄述積成軸帙在劇仕亦不廢故文辭瞻麗知公者咸曰是玉堂中人而沉屈蔭途惜也公雖未嘗以學問自命而若其日用動靜一行誼實無忝於冶川先生家法云

墓碣銘

密庵金公墓碣銘

并序

公姓金諱砥行字幼道自號密庵安東人右議政仙源文忠公諱尙容五世孫祖諱盛迪吏曹參議考諱

時淨四山監役妣恭人完山李氏學生邦禹之女李氏禱于中林之野生公公幼穎悟讀書有妙解甫成童就屏溪尹先生學尹先生悅乃告以學問之要公之學蓋有所受然亦多自得論心說與師門不合屢齋沐上書以質而竟不能合也平居專精思索張燈坐其下取經傳中一義思之至鷄鳴乃已其苦心極力類此早廢舉隱居于公州之溪室谷屋宇蕭然受風雨竈不烟者四日寢無褥夜以薄被覆身而臥人不堪其苦而公則安且樂也五十除監役不就蓋以僞號下書名爲恥云客有語公曰古書不必泥看如

近齋集 卷三十一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無鹽豉醬菜乎公曰無鹽豉醬菜顏子只吞飯飲水而已公雖貧甚辭受必謹非其義則一芥不取辨義利如斬釘截鐵尤嚴於儒釋之分曰緇髡非吾類也吾自少時未嘗一棲山寺因事往揚州過梅月金公祠嫌其遺像有削髮形不拜祠而去尹先生既卒華陽碑文出物議有是非院儒將建碑公族兄漢湖金先生爲院長移書止之公曰不可吾且爲師辨之遂作書累千言質于金先生金先生不聽公終不肯屈已見而從之公爲學以小學心經爲主而自四子六經至周張程朱之書無不上下

貫穿每見書輒微吟徐視有所思則必籤而識之字若蠅頭然嘗論天命之性曰物不具五常人物性若同則物何以不率性性有本然本賦不可混看論心善曰人心若本惡則不能一朝生活矣明德曰明德不可直喚作心心是材料德是伎倆格物曰格物卽心到物物格卽物到心未發曰心有發未發中無發未發道心曰道心有過不及道心若無過不及則當謂之執道不當謂之執中矣其說大抵不蹈襲前人最喜分析界限截然任穉恭曰昔邵康節凡物到手便成四片今金某如此云公旣於道深造獨詣而又

留心經濟嘗慨然歎曰識時務在俊傑非俊傑何以救世又歎曰道不可行惟獨善其身而已公少患脾虛之疾攝養得愈至老疾更作竟卒嗚呼公立志至高且堅學不至於聖人則不止也其不仕非果於忘世若藏器待時者而終身不遇窮死於巖穴之間豈非命也耶公生於 肅廟丙申正月二十六日卒於英廟甲午九月十九日壽五十九葬于公州九水峴乙坐辛向之原從先兆也配咸平李氏參奉昌年之女後公十三年而卒與公各葬葬于溪室先壟下二男一女長履脩奉事履久女沈能烈履脩男衍淳公

事親以孝奉先以誠接人以禮仁信孚於隣里隣里莫不悅服公早年求道探索甚力而實以踐履爲重靜存動察交致其功一主乎敬而知與行俱進表裏蓋粹然也公爲人端潔愷悌曾襟澄澈如秋月終日危坐肩背竦直無懈怠意人有叩之語亶亶不厭論事是非不少回互有所執守則賁育莫能奪真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矣吾先人通判公州余隨至遂往謁公公不鄙而與之語余於是得聞爲學之訣公雅愛酒余一日携壺往饋公飲而喜曰使人耳聰目明於講說爲有助夏月避癘出寓遠村二朔乃返

近齋集 卷三十一
書報于余曰伊威在室蓬蒿滿庭亦一意致其觀物
自樂可知也爲文辭高古簡勁有文集若干卷俞汝
成爲公幽誌而顯刻則闕焉余與公託契甚厚粗有
分寸之得皆公賜也今何可不銘公墓銘曰
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先儒所言公學是符學而必思
弗殆弗罔知而後言匪影匪響才足經世不用亦已
苟未行道豈爲貧仕簞瓢陋巷不改樂止猗公之賢
我東顏子

遺事

寧齋吳君

允常

遺事

君容貌端嚴器宇寬厚望之儼然可畏卽之溫然可
親一見之可知其爲有道君子也
君生長於沁水之家而自幼少時無一毫綺紈膏粱
之習

歲丁亥余謁漢湖金先生問後來之秀先生曰有吳
某經義精明時君年二十餘

君內行醇備孝事祖母父母極其怡愉夫婦相敬如
賓友愛諸弟敦睦宗族和氣常藹然滿一室余聞君
之親戚稱道如此記所謂家之肥君其庶幾乎

君平日看書喜爲劄記有所疑則輒筆之再讀必檢

看以驗識解之長進劄草積成卷帙皆有年條見者稱其勤則答曰吾記性不足故錄此以備遺忘蓋謙辭也

君少頗留意詩文中年亦不廢操觚曰詞翰雖小技其爲游於藝則足矣

君耽嗜經傳喜爲講說而亦曰彼此意見不合兩不相下而一向爭詰則轉成葛藤反爲無益只是閒說話

君嘗夜至余家見南窓明月指而語曰心要澄澈如此月

君簡於交遊出入甚罕余謂以太過則君曰出門皆是名利客無開眼處無投足處

君嘗嚴於守口之戒恒曰人之忽於發言者輒以爲吾兩人相對言之他人莫聞然安知無屬垣之耳此誠至言

君常懼誤交匪人於外客不輕引接若未曾相識者自鄉來謁則或饋之飯而不許其留宿蓋猶未審其人之如何也其慎密如此

啓能盜名士多趨附而君一見之不復見以爲觀其言貌非靜帖人物不可與之相親也後啓能果爲劇

逾蓋君先見之明如此

德相之赴 召也摺紳章甫莫不懷刺納謁而君乃嫌其鬧熱獨不往最後乃始一往而不復往蓋亦鄙其爲人也

君慈仁愛人周窮恤乏如不及尊府判書公之在成川也族人有告飢于君者君方留京宅無私財亦以取用於邸人爲嫌然救之少緩則其人易死君亟愍念遂貸數緡錢以濟其急云

君酒戶頗寬而能自德將只一二盃而止及遊龜潭喜其蒼壁瑰奇遂發豪興乃飲三盃云

君將覲判書公于成川衙中客引沙溪先生侍黃岡公於關西時事而語之蓋以成川有妓樂也君曰放遠之義不可不嚴而未知當之則如何也旣至衙登降仙樓遊於巫山十二峰之間紅粉滿前而不顧云可謂胷中無妓者矣

君服用儉素着麻鞋而行一日至余家遇雨借泥鞋於隣人時判書公在西邑而未見君一着西鞋矣君家置一欵段余未嘗請借吾弟平叔問其故余曰禮饋獻不及車馬士執何以擅借平叔曰要其稟告而借似亦可矣君偶聞之其後白于尊府并牽奴以

借使之窮日了人事其與人誠欵如此

余慕一士人聲譽常有願見之心適友人與彼最親密者方入直掌苑署中約其人來會欲邀余共話余以官府嫌不入友人曰君意如此則吾當暫出署門外牆邊藉草而坐三人相對從容如何余咨且未決遂以是問於君君曰不可官員之離直次未安朋會亦非其所余乃從君言而止

余嘗與君論易損卦懲忿窒慾二者孰難余曰懲忿爲難蓋以七情中易發難制之意也君曰窒慾亦難慾有潛滋流出底遏絕甚難蓋欲於此二者不分難

易亦可見君平日於遏人慾上用工爲多也

或問於余曰中庸於不睹言戒慎於不聞言恐懼亦有其義乎余以別無意義立文適然答之因以問於君君曰吾不欲爲無益不緊之講說正是此等處也湖南有一士讀書甚多尙書二萬遍易繫萬遍云君笑曰聖人則必不如此多讀孔夫子雖三絕韋編亦以披閱之熟而未必萬讀也蓋謂聖人之於事事皆無過不及雖讀書之數亦有中道也君於羣經以論語爲第一嘗讀濂溪通書頗喜之曰鄒經後初有也

近齋集 卷三十一
余嘗訪君君設酒與之從容晚後與其弟士敬送余於庭前指墻隅杜鵑盛開留余其下相與盤旋久之評論文章其風流澹蕩非如拘儒固滯枯澀者比也君曰余嘗病世人之喜見朝報後來思之却不然既觀古史則眼前史何可不見乎自是必日見之君之此言可知其非忘世者也

余曰肉刑不可行於後世耶君曰上古之時智竇未開民不知恥惟知肌膚之痛楚故聖人制肉刑以懲其惡然人文既著民心稍有廉恥雖鞭笞流竄亦足以懲之何必用肉刑乎余又曰井田不可行耶君曰

井田難行而董仲舒限民名田法可行余曰何以謂井田難行而限民田可行也君曰法密則難行井田規制視限民田較密故謂之難行也君於經濟所範圍者大畧如此

霽軒沈公每稱君爲當世第一人物又曰使士執得君則必能做事業

余曰人物五常之說出自內浦幾乎全湖皆然何故也是風氣使然歟君曰非風氣也卽見聞也濡染所致矣

君嘗次朱夫子夏日吟曰天風送白雲方塘貯清陰

其胷次之灑落於此亦可以想見矣

嚶嚶齋金公遺事

公顏貌魁梧眉宇清峻精神正在兩眸中余嘗拜三淵先生遺像公之儀形頗似之

公學術博洽於書無所不覽最好禮書少日讀儀禮通解并小註誦之又留心經濟愛柳磻溪隨錄手寫以觀

公深病世之學者多有假真售偽之弊乃應舉從宦以避名云

氣象活潑則曾點之沂上春風胷次宏闊則邵子之

花外小車

公愛好人倫篤於睦誼吾外祖母公從姊也公每新歲拜謁不踰三日至老猶然

公居家守法甚嚴深以人家因婚宴私屠牛爲非迎婦之日買牛肉於市錯以豬肉用之公從祖弟庶尹公吾仲姑夫也姑之婢往公家戴宴盤而來余方兒時得而喫之婢之傳言如此

世俗有同床禮新婦入來日外客少年困辱其婿至爲搗足掌以討酒饌蓋流來雜戲也公深惡其褻鄙迎婦日以勿用此戲之意大書完議於壁上使賓客

觀之是日四座肅然莫敢違其約

公勤於慶弔不避寒暑嘗曰人有朔日不弔者是邪諱也士大夫豈爲邪諱乎吾於朔日弔人云

公之考圃陰先生置書樓一間房二間無廳事公終身居之因其舊而不少增拓其儉約遵先如此

公平居所戴冠用古制卽周之委貌漢之進賢冠也公每不喜笠子之制曰狀類僧之屈笠

余嘗赴人冠子之會公爲大賓見其升降揖讓進退一皆合禮真所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者也公晚年謂余曰吾自中歲爲人家冠禮之賓凡五十餘處無

一人能不失禮者蓋不欲致詳於節目而亦不爲預先習儀故也余欲釐正其誤則譏謗興焉甚可慨然公聰明過人於書畧綽看而能了大義嘗曰粟谷十行俱下吾則五行俱下也

余嘗與公語曰橫渠教人以禮爲先此法甚好使人有檢束公曰雖然關中學者有役文之弊朱子已云公談說經傳務持大體不爲煩細見人之分析太繁旁引曲證者則曰毋芼也毋芼者言造飲食多雜以椒桂也

公最愛真西山心經曰此清心丸也

余問周易甚難解公曰然把易作四書讀付貼於身心性情者爲好耶蓋欲主義理而畧其象數也

公曰儒教漸悟釋教頓悟儒釋之所以異者在漸與頓之間也

公嘗愛尙書說命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之語擊節歎賞

公以祭祀用俗饌異味爲非曰棗栗何用和蜜煎熬餅則白雪餅最好蓋取其明潔也

余嘗叅庶尹金叔小祥公亦來會諸執事者輪次盥手每臨盆公輒問新水乎蓋慮其誤用已洗之水也

其於祭享務欲致潔如此

人有讀書而搖身者則心惡之以爲心不安靜

公智鑑多靈通處人或以機警稱之

歲乙亥逾獄起公曰朴黎湖之先見真如明鏡矣其臨終時遺疏蓋知有今日逾變也歎服不已

公嘗曰乞人之過者錢穀當與之紙筆則不當與蓋慮其或偽造文券或書悖妄之說以惹鬧也其慎密如此

公曰下輩吏隸不可易而忽之也雖賤且愚亦能知兩班清濁善惡是非也

近齋集 卷三十一
余問公曰士子親忌日似不可赴舉公曰古人於親忌日食粥其日則喪人也何可赴舉乎今人多赴舉者甚非也

余問公曰祖父母服與旁朞不同服中嫁娶世或有之何如公曰是夷狄也

公與人語淋漓跌宕如無表襮然有時沉默則又却簡嚴可畏

吾內舅參判俞公嘗曰某叔大人物也

吾先人出宰三登余隨往公去此縣已十數年民誦之不衰縣小舊無三門公始建之行鄉約以教民借

與書籍于鄉士以勸課其學每政事之暇聽琴歌於黃鶴樓上人稱風流使君云

公爲工部亞堂時爲編摩冬官典憲館于其人都家留十餘日以聖學輯要自隨朝夕披閱曰吾於此書未嘗一日釋也

公容止豪爽心事正直風流弘長語曰古人古貌古心三古真公之謂也

家錄

嘗見谷雲集有家記記其家中事頗詳可以傳示子孫意甚好之今畧倣其例爲家錄云

高祖考承旨府君平日不御盃酌而實有酒量嘗於一宰相家大宴會以翰林適有公故最晚始赴座上
有年老卿宰責之曰子以年少新進晚到當有罰遂
浮白府君取而飲一大鉢亦不醉酒量如此而常時
不飲此亦府君有操守之一端也

再從叔父知樞公云

承旨府君性簡潔與世不合錦昌副尉卽府君之堂
姪也郡主嘗出入闕中 孝宗大王謂郡主曰吾視
廷臣惟汝之夫從叔父真士夫也 聖主之知獎如
此而未及大用則天也

承旨府君文詞夙成遺稿中唐楊太真謝遣臨邛道

士來訪表卽十四歲所作而見者以爲名篇絕調

曾祖考牧使府君於知足堂判書申公爲姪女婿申
公甚愛之一日不見則怒如也每遊必共每事必議
今知足堂家廟壁上畫公與府君對坐像以揭之云
牧使府君莅黃州時仲曾祖都正公宰甌山叔曾祖
庶尹公宰三登三兄弟一時同居於兩西相近之地
官仵往來絡繹各以物產致供此誠不易得之盛事

也

時丙申丁酉年間也

牧使府君常令家人備無名飯曰人家每有食客不
意來到於旣炊之後推移以饋則家中一口有飢者

矣家屬上下諸口之外別設一人飯以待之可也以此號爲無名飯云

祖考通德郎府君嚴於祭享齊之日必令奴僕掃除廳事至於廳底荒穢必盡除而後已每飭婢僕搗祭餅米以屏風障塵鋪潔以安杵曰

祖考府君每遇生辰以劬勞之悲禁家人不得進饌乙丑仲春回甲而亦不許設小酌

祖考府君平日不食河豚羹且戒家人勿食盃勺未嘗近口

祖考府君常時器用儉素惟取其完固置一小土爐

於室中以黃紙塗爐紙垢又加塗之以是土爐益堅用之不知其幾十年親客每見之曰此物尙在乎

祖考府君筆藝夙成家中所有醫鑑題目卽十三歲所寫云

祖考府君仁厚之德洽於家衆之心奴僕皆思竭忠不以主貧而怠於執役奔走使喚至忘飢寒童奴二江自幼侍宿於房中者也愛戴如父母出外得美味輒懷歸而獻之

祖考府君豐貌多鬚髯見者謂有宰相風度而竟老于布衣知者以爲府君言語行事皆古樸真澹宜受

多福雖未達于身而必將昌于後云

祖考府君嘗以爲婢夫異於家奴不可加杖笞婢夫有罪則撻其婢此法甚好

吾家洗心臺本是祖考之外舅益山李公舊宅而祖考重修而居之園林幽勝足愜雅趣賞花撫松朝夕盤桓以爲娛客至摘園桃園瓜以饋之真率可喜

知敦寧俞公於祖考爲外兄居玉流洞洞去洗心臺只隔一小岡祖考與俞公杖屨數相往來時有杯盤兩家子孫亦從而陪焉方春花發會于心臺余與俞公之孫漢蔣漢雋漢嚴皆兒童也遊嬉其間汝成之

大人直長公命題曰花園少長咸集使羣童賦之此可見當時勝事也

俞公徙居安洞縣令申公鎮夏入玉洞舍申公卽祖考內弟也祖考喜曰一四寸去而一四寸來矣遂源源相會申公喜哦詩嗜飲酒善談笑每與人諧謔而於祖考府君甚敬之而未嘗爲戲語於府君少一歲也

庶尹金公貞謙卽府君仲女婿也金公貧無屋宅寓居甥館多有年所府君撫存凡百而安之金公鞍馬奴僕必取諸婦家而用之如已物而府君不以外人

近齋集 卷三十一
視故下屬亦無苦惱色

伯姑夫李公匡會於先君長七歲而先君尊之如長兄以李公文雅清莊益加敬重論議不同而未或相失也

先人嘗以弔問爲重曰與人相知不弔其父母喪可乎人事之欠闕莫過於此

先人宰牙山時吾外祖母喪几筵在木川牙去木八十里而每朔望致魚肉助奠未嘗或闕節日亦然聞者以爲難

校理申公應顯以公事往湖中過牙山歸而語曰守令之得廉聲最難而牙之民尙稱某也清白可喜云時先人去牙已三四載矣

癸巳冬先人往問庶姑病病中思生薑正果先人卽策馬歸議于子婦而急急造送庶姑嘗之而悅

老奴尙云自吾曾祖考所任使者也慧敏能言辯善飲酒多識士夫家故事服役于主歷三世忠勤不衰旣老退而先人出邑時每月給食料蓋重其舊物而酬其勞不以下賤而忽之也

祖妣李恭人女士也胤源幼在膝下纔讀千字祖妣已誦小學題辭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

之綱句而訓之

祖妣性嚴重雖諸女婿未嘗與之狎坐語言亦不及於瑣細

先人性至孝奉養侍疾靡有未盡一念常在於親先妣嘗語不肖曰汝兄弟二人矣而必不及汝父之獨身事親也

先妣恪於祭祀嘗曰豐不如潔得一魚一果必儲之爲祭祀用

祖妣既歿伯姑來叅祭祭訖卽歸先妣悽然曰以親之不在而異視耶何不留宿伯姑感其言泣下

先妣嘗曰書生之着新袍不如着敝袍此實婦女見識之所未有也

先妣嚴於閨門之限仲舅石隱公亦謹內外之別公嘗來見先妣或值先人不在則少坐於先妣室外土廳與之語而卽去終不入室中

近齋集卷之三十一

近齋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語錄

漢湖金先生語錄

近齋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近齋集卷之三十二

語錄

漢湖金先生語錄

戊子八月十三日往漢陰納刺于金先生先生即命侍者引入迎謂曰某之甥也呼仲胤源拜謁起居訖曰先妣喪時蒙賜慰問服闋後即宜造門拜謝而比年來連在湖關上京時甚罕至今未果徒切嚮慕也先生曰吾若出入則已逢見久矣胤源曰戊辰年間嘗從外家再瞻望德儀而今已二十餘年矣門下何以記憶乎先生曰戊辰年間是余往來京城時似當

見面矣時有嶺儒以尹屏溪立祠事來問于先生先生曰栗谷之道學豈不可以院享而其初議立院也牛溪猶持難不決蓋重其事之意今余以眇然後學何敢輒斷乎且此事新有 邦禁不可輕議也嶺儒乃退去先生授一生大學至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問其生曰人皆有好惡而何以謂惟仁者能好惡乎其生不能對先生曰看書須勿處能字當着眼處蓋人皆有好惡而好惡不出乎公則不可謂能好惡矣仁者之好惡一出乎公故可謂能好惡也其生曰仁人之放流小人如孔子之誅少正卯是耶先生曰少正

卯事吾不之信也胤源問曰大學止至善章言爲人臣止於敬何不曰止於忠而曰止於敬乎豈敬大於忠乎先生曰不必言敬大於忠敬則忠矣忠則敬矣胤源問曰正心章忿懣等四者金仁山以爲旣曰忿又曰懣四者皆以二者疊言之者卽有所之意未知此說如何先生曰未必然古書中忿懣恐懼等疊言之文字豈不多乎此非以有所之意而疊言之也胤源問曰近見盧蘇齋集有人心道心辨以道心爲性人心爲情此說本於羅整庵矣先生曰羅整庵說誤矣旣有朱子說他說豈能容乎胤源曰旣與朱子

中庸序意背馳則雖初學固可知其謬誤但盧相所起疑蓋以爲或生或原則人心是人欲也人心幾善惡則是復着下句此果可疑乎先生曰若以復着爲嫌則是將以人心歸之於人欲而已矣又問欲與慾字之不同先生曰欲是人心之不能無者慾是沉溺於其中者孟子所謂寡欲非指沉溺之慾如是沉溺之慾則豈可但言寡而已乎周子所謂無欲之欲卽指沉溺之慾也

問曰人見長者值臥時或食時則當不拜乎先生曰雖長者豈有見人而臥者乎胤源曰人見卑幼如子姪者固有時而臥且病則臥見矣先生曰慎獨齋之見於沙溪曉方未起而輒拜之文元公言其非禮慎齋拜猶不止矣胤源曰曾見尤庵集載此事文元公旣止之而慎齋之必拜敢問其何謂也先生曰雖不拜亦可也長者病臥則只當跪而問病不可拜將見長者而遇食時則坐他所以俟食畢而入彼此俱便矣若或遇值則雖拜之亦何妨也胤源曰見長者長者之子弟年長於我當拜者而在其父兄之傍吾當以壓尊之義而不拜之乎先生曰長者之子弟固有於我爲尊長者矣似當以栗翁俯伏之禮處之矣

近齋集 卷三十一
問曰戚姪與春川兄盛源氏爲同姓八寸兄弟兼爲戚
五寸叔姪或謂當以叔稱之或謂當以兄稱之而異
姓五寸無服同姓八寸有服似當從有服未知如何
先生曰同姓甚重雖百世不通婚且有爲父子之理
則雖兼兩親當以同姓爲稱尤翁之於同春以同姓
則爲叔姪以異姓則爲兄弟故嘗以春兄稱之吾於
此猶未知其如何也君之於朴春川與此又異尤翁
與同春族屬稍遠至於同姓八寸是有服之親尤不
可捨此而從戚分也人之重異姓者蓋東國之俗而
非古也

時山林初解錮廢先生新拜贊善方欲陳疏辭職顧
謂門人申益彬曰當初抄選中人之被譴也人或以
余之不請同被罪罰爲言而此真兒童之見夫與人
同事而後方可謂之同被罪罰吾與被罪諸賢有何
同事哉仍指胤源而言曰彼之表叔嘗謂我曰兄豈
可自謂抄選而陳疏也哉同被罪罰之說自是可笑
云此言誠是朱子嘗曰身不出則言不出寒水齋素
守此訓故今觀其文集家禮源流事之前無大疏矣
吾亦竊欲守身不出言不出之義不敢陳疏論事矣
豈畏免爲庶人而然哉雖辭免疏章闕而不爲者已

五年矣然今則與前時有異不可全無一言欲於辭職之下畧附以陳未知如何申益彬曰似當然矣先生又顧胤源而問曰君之意何如對曰愚迷之見何以與知乎先生曰第欲聞之對曰似不可一向無言矣先生又與申益彬論李臺趾承疏請於宋贊善丞施隱卒之典曰人以此等疏章之出於彼輩爲不佳之兆而不知反而思之此等疏章何以出於彼輩也吾儕不爲故彼輩爲之也

將退告曰今夕欲宿石室書院當謁諸先生祠而清陰先生爲主壁農翁配享則尋院錄書名屬稱何以爲之乎於清陰用屬稱則當爲外六代孫似涉闊遠矣外外家亦用幾代之稱乎先生曰當於吾祖父用屬稱乎胤源曰似當以最尊位爲正矣先生曰余嘗撰春翁碑文自稱以外裔春翁於我爲外曾祖而猶稱外裔君亦於清陰自稱外裔可也胤源曰所謂外外家之稱卽俗語而禮書無之矣先生曰然矣胤源遂退宿石室院與箕城張生受教聯枕講大學書張生頗誦師門論學語聽之可喜也

十四日朝復請謁問夜來起居時門人申益彬趙有顯趙卽松都人侍坐胤源問曰京中士子出往外方或遊

於鄉校近處則當謁聖廟乎 陵寢則不可私謁非
有事之時而私謁聖廟亦未知於禮如何也先生曰
吾則從前往外方未嘗遊於鄉校而若往遊則似當
入謁聖廟與 陵寢私謁似不同矣胤源曰古語有
云如過泗州不見夫子矣先生曰過闕里而不見猶
爲不可况入夫子之庭而不見夫子可乎申益彬曰
謁廟時不可用笠當用巾服矣先生曰似然先生顧
謂趙有顯曰吾欲述朱子遺事君曾聞之乎有顯曰
聞之矣先生曰吾之精力難悉搜括君可助之乎有
顯曰謹聞命先生曰當以語類付君君須以嘉言善

行之不入於行狀者搜出來可輯爲一通雖言亦有
屬於行者知此採錄可也有顯曰行則採錄不難而
言則採錄難矣先生又曰尤翁嘗云學問當以朱子
爲法蓋後學之所當師法處多在於朱子矣有顯退
益彬亦辭去胤源獨後問曰俗士皆以爲爲學問則
不可應舉爲舉業則不可爲學爲舉業則不可爲學
之說固大非而爲學問則不可應舉之說果如何耶
先生曰君第秤之胤源曰是欲以學問舉業二者而
秤之乎先生曰然胤源曰賓主輕重之分判然矣先
生曰人有自謂知其賓主輕重之分而觀其行處則

墓

舉業分數爲多大抵應舉之道有三層我 國以科目取人非此則無以出而濟世故君子之欲致澤者由焉如粟翁之應舉是也其次父兄之望門戶之計亦人情之所不可已者以此而應舉者有之最下則其貧無以仰事俯育故爲祿仕之計而應舉者此三層之分也爲士者惟當以學問爲主而餘事治舉業可也如吾輩則無用於世以其實效言之則贊善反不如輔德矣胤源曰不患妨工惟患奪志雖爲舉業而無奪其志則斯可矣先生曰此是程子之言而舉業實亦妨工若非舉業則士當於一年之內皆是讀

書之日而惟其爲舉業也故未免分工此豈非妨工乎然妨工之害小奪志之害大程子之訓蓋以此也胤源曰此意當於患字上知之非謂不妨工雖妨工而不患也先生曰然矣胤源曰程子教人使於一月之內二十日講讀經傳十日做舉業此法甚好先生曰此亦大綱言之非於一月之內必如此也蓋謂舉業處三分之一耳君試計一年三百六十日除其三分之一則當爲百二十日百二十日做科文則詩賦表策疑義各體雖多而十年作之可謂科儒實才十年之外無非讀書之日矣十年而猶不成則雖百年

不可成之才矣何足論哉君之科文未知何如而雖方不足只加五年用工則當優於應舉四十後登第亦未晚也胤源曰苟至於可以應舉則斯止矣程子此言可法也

先生問曰君於經書多讀乎對曰從前讀書不過剽竊而今則年已多不可不習經義故先讀大學而不善理會矣先生曰人謂大學易矣胤源曰只是一卷書而次第又分明故人以為易而豈其易哉先生曰明德於大學為開卷第一義天命之性於中庸為第一義若能解此則其下讀之無難矣程子嘗謂溫公

曰吾則自首章天命之性已不可曉此語近謔而實亦然矣胤源曰讀書時輒苦思慮煩多矣先生曰不讀書時心中何如對曰不讀書時有事則思慮少無事則思慮亦多矣先生曰雖云讀書時思慮煩多讀書時猶勝於不讀書時矣人常於不讀書時思慮雖多而不之覺讀書時則每恐思慮之害於專一故輒覺其思慮之多也昔有人忘一事思之不得遂開卷而坐欲其思慮之際觸而悟焉其人可謂不喜書者矣讀書惟當專心致志則可除思慮矣所謂志者如射者之志於準的求其必至於是也論語志于學註

曰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此所謂志也

問曰門人誰爲好學先生笑曰吾不能好學吾之門人豈有好學者哉夫子嘗曰顏淵好學今也則亡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好學其可易言也哉雖不可謂之好學而往往有質實可爲者矣先生曰以君所知近世之士誰爲可稱者乎對曰性拙懶於交遊蓋有之矣而未之見也然士多汨於舉業鮮能爲學美質有文藝者不患乏人而若夫實地用工者絕難得矣先生曰一家中有之矣胤源曰誰也先生曰吳載純也其資質文識與志趣皆不凡其

學問之年來造詣未可知而其人固可愛也吳君之

子允常年方少而經學非常矣先生又曰曾遊關西

見學問之士有數人矣

指康達鮮于恪

大抵鄉士則聰明才

氣不如京士而質實勝之也故可以有爲京士則雖有聰明才氣而用之於他可惜也吾在此而京士則罕得見之矣先生問曰君之弟何如對曰渠本病弱雖不能着實讀書而方爲舉業且於文外無他事故頗習文字矣

已丑三月二十五日復往拜漢陰先生問曰近讀何書對曰讀孟子姑未訖矣先生曰孟子於羣經中稍

易矣胤源曰此書雖最易而於新學亦難矣先生曰浩然章論性章人云最難而此亦不甚難解其中短大文與論語同處實難解矣且曰讀書貴其能行也而人常多只欲解其文義而止可歎胤源曰只解其文義則是先儒所謂訓詁之學而已曷足貴哉愚實願知而能行而不能知之故亦未能行也先生曰吾少也未能讀書比年來只輪讀庸學二書而頗覺有味矣能讀之不已則庶可勝於少日而年已老恐無可望如君年富力强前程甚遠須自勉旃又曰讀書玩索至於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而正患不能如此耳朱子於經傳發明已盡而後學猶未通曉可恨朱子所經歷固有辛苦不快活時而如吾輩無此時節故終未能貫通耳

先生謂其姪履基氏曰華陽洞廟庭碑事外議云何履基氏曰院儒欲立之而院長之意以爲不可故院儒頗悶鬱云矣先生曰屏丈余所愛敬也余於此豈有他意哉事關尤翁則其他不暇顧也此碑立則必有辭說恐反有害於屏丈而彼之必欲立之者可謂不解事矣履基氏曰人以爲碑中所載理氣說與叔父議論不同故叔父不欲用此文云矣先生曰非直

近齋集 卷三十一
爲理氣說之未安雖恰好底理氣說於此文非着題
語華陽書院旣在 萬東祠旁則院碑之文惟當以
春秋大義爲一篇命脉而今其文不能如此又以理
氣說作銘殊不着題此所以不可用也顧胤源而問
曰於君意何如對曰其碑本文未嘗見之難可議論
而但此院旣在 萬東祠旁則碑文當以春秋大義
爲主云者誠如盛論矣履基氏曰然則華陽廟碑其
終廢之歟先生曰雖廢之奈何吾則嫌不敢作矣人
以尤翁墓無神道碑故欲立此碑云而此碑旣不合
用則豈可以無神道而立之哉

先生謂胤源曰沈儀之疏出矣對曰出矣而姑未得
見也先生曰玄石於君爲何親對曰族祖也先生曰
君以攻玄石者爲可怒耶對曰何怒之有惟欲付諸
公議而不自干涉於衆論矣先生曰吾對君無可諱
玄石事之義沈疏當矣若不從享則或不至此之激
耶

明日入拜先生時以先夫人緬禮將發向驪州先生
謂胤源曰昨旣畧告之矣士讀書窮理然後可爲世
用君亦勿虛讀書也胤源曰士雖爲舉業亦當留心
學問以爲藉手事君之資耳先生曰然矣然以近世

人觀之雖不讀書何妨初不知名節之可貴義理之可重雖得罪於公議與後世不恤也如此則亦安用讀書爲哉言如此雖轉喉觸諱然近日大臣有論韓纘男子孫無礙用之之事而引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之文陳達於筵中可謂虛讀書矣不必遠看孟子只就栗谷集看則栗翁論袞貞芑磁百齡輩之罪惡而謂之百世罔赦栗翁與孟子豈異哉先生遂行胤源辭而退

已丑四月二十四日爲請先妣誌文往拜於永同衙

舍先生胤正禮氏任所

起居訖進曰謹以先妣墓文仰請願賜

發揮胤源將受而歸焉先生曰文字宿逋甚多衰病已痼酬應且繁迄未能作焉彼以孝子順孫之心來而有諾未副於心極不安吾於妹氏誌文義豈可辭而事勢難矣胤源曰先生於吾先妣墓文宜若不辭故敢來請矣自袖中出狀本而呈之先生覽訖曰狀文好矣若是他家文字則當辭謝而妹氏誌文不可辭若不計早晚而爲之則第留之可也胤源曰有不腆幣物請獻之于執事先生曰一家間焉用幣乎只留狀文可也胤源曰幣固有用錦紬者至於紙筆墨恐無不可受之義矣先生曰必欲與之則留之而去

近齋集 卷三十二
除其禮數可矣胤源曰禮不可廢先生曰一家間安用獻幣之儀節乎余遂退檢出紙筆墨而獻之先生曰文字先諾近百餘處了當無期就其中抄出最緊重者數十處構成應副而後方可作此文君須徐矣之也先生曰官家異於私室吾之留此亦甚不便胤源曰延平亦嘗云不快活先生曰誠然先生又曰君之處於冊室亦當不便凡官家雖父兄與子弟自邑民視之皆是客也

先生與坐客論玄石事曰屏溪之稱玄石以壁立千仞未必真有是說而雖或有之議論固有初晚之不同亦何害也而但壁立二字於玄石元是大不襯矣又顧胤源曰文集於自家一不幸從享於自家又是

二不幸矣

座客卽任鹿門從弟各尚周在報恩

先生問曰公州之人誰有可稱者乎胤源曰公州近京京城中亦少佳士則公州可知也然以州中宿儒言之則任任實鹿門金監役密庵在焉其下則未知有誰某也先生曰君嘗見任金兩賢乎胤源曰任丈姑未之見金丈則秋間一往見之矣金丈之造詣淺深愚未易窺見而其固窮讀書實可愛也金丈是屏溪高弟也先生曰其論與其師說不同如江門之巍巖矣

胤源曰此丈論禽獸五常與屏翁不同矣先生曰非
特此也多不同矣仍問君則於人物五常所見如何
胤源曰欲於平易明白處用工而未能也此等處姑
未暇及矣先生與座客論諸道人物曰嶺南人最勝
客曰何謂也先生曰嶺南人有質有質故亦有文矣
圻甸近京故習俗尤薄湖西亦然以京圻人而論之
則雖有重峰死節必無七百義士之同死者矣以今
日湖西之俗論之則雖有栗翁講學於此來從者必
不多矣先生曰丹城有武弁權必稱者好學丹去此
三日程而卽來見余又當復來云矣其人着天翼衣

守其本色深自晦匿不使人知而誠心好學可謂今
世之朴松堂矣胤源曰趨向門路果正乎先生曰然
矣胤源曰奇哉一武夫猶能好學如此爲士而不學
者得無愧乎先生曰誠然誠然胤源曰曾在三登時
見境內一士頗能飭躬篤學其名白漢章而嘗出入
於寒泉門下方與箕城康參奉達相講磨云矣先生
曰白與康同門故然矣先生曰君之族人朴趾源何
如胤源曰其人能文詞矣先生曰人多稱其奇傑矣
此人嚮時與宋君養鼎同行訪余而見其人物將來
頗可望矣

先生問曰近讀何書胤源曰先讀大學次讀論孟而姑未及於中庸方欲復繹大學矣先生曰朱子每言以中庸爲最後工夫矣胤源問曰大學序會氏之傳獨得其宗傳字是謂孔子之傳於會氏乎謂會氏之傳於其門人乎大學書是會氏之門人所記則此傳字似當以會氏之傳於門人者看未知何如先生曰君試誦其上句節胤源誦之先生曰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其下曰會氏之傳獨得其宗則是謂會氏之得其傳于夫子也至其下於是作爲傳義方可謂會氏之門人事矣

問曰正心章不得其正云云是謂不得其體之正乎不得其用之正乎尤翁以正心章爲全說用未知何如先生曰余於尤翁說有信不及處矣愚意正其心之正蓋言正其體用不得其正之正蓋言不得其用之正也不得其正則體不立故有其下三不之病矣正心章當是兼體用說者矣

問曰平天下章上恤孤而民不倍何不曰上幼幼而民興慈乎先生曰特變文耳胤源曰無他意義乎先生曰似然

先生曰君雖以正心章爲問吾則自首章明德之義

已不可知矣明德果是何物耶胤源曰明德是統性情之心矣先生曰既是統性情之心則何以謂之明德乎胤源曰虛靈不昧故謂之明德矣先生曰何以虛靈不昧乎胤源曰氣之精爽故虛靈矣先生曰所謂明德聖凡同乎胤源曰聖凡同矣既曰人之所得乎天者則人人之所同得也聖凡豈有異乎特以氣質之有清濁粹駁故聖凡異矣先生曰性則固然而心亦然乎胤源曰愚於此果有所疑從前認得此心本無聖凡之別而近見栗翁說以爲虛靈底有優劣故不能無惑也先生曰先以已見斷定而方可引他

說爲證矣精爽之氣與氣質之氣同乎異乎聖凡之所以不同者在於何處乎胤源曰愚未嘗仔細理會願聞之先生曰吾亦不知故問之矣

二十五日朝胤源自舍館入見先生曰昨夕所論難者君其思得乎胤源曰思之矣雖多般思之終是聖凡之心同矣先生曰唯胤源曰精爽之氣與氣質之氣其本同是一氣也而清底爲精爽之氣濁底爲氣質之氣矣先生曰不然清氣聚而爲心濁氣聚而爲質之說自是誤矣吾且言之有心性氣質形質四者雖有性非心則無以知覺雖有心非性則無以準則

近齋集 卷三十一
明德卽心之貯此性者也氣質是四肢百骸中流行之氣形質氣之凝結者流行之氣可變故氣質之濁者有使之清駁者有使之粹而凝結之氣不可變故形質之妍者不可使之醜醜者不可使之妍長短大小皆一定而不易如粟谷之說矣然人於其中有所養則輒發見於面貌如所謂纔明彼卽曉此形質亦豈不隨其所養而異乎尹屏溪每以明德爲性而明德實非性也心卽器也性卽理也器可以具理理不可以具理明德章句曰具衆理而應萬事明德果性也則是以理具理也其可乎心虛靈不昧故以具衆

理而應萬事以字甚有力矣蓋明德者心之尊稱如字之表德也明德者之者字卽呼之之辭明德者也之也字卽應之之辭也栗翁以明德爲合心性而言之者此說最好而猶無主客之分矣且屏溪一生主虛靈底有優劣之說至以爲心卽氣質此有一言可破者明德卽是心也心果氣質則其下又何以謂爲氣稟所拘乎故屏溪之論可謂不成說話矣吾嘗以爲沮天下爲善之路者必此說也何則人常自諉氣質與聖賢不同故不能爲善也又以爲本心與聖賢不同則益無以爲善矣故曰沮天下爲善之路者必

近齋集 卷三十一
此說也虛靈底有優劣之說雖載於栗翁集而恐是
記錄之誤不然則當活看以爲挾氣質以後事心之
虛靈挾好氣則優心之虛靈挾不好氣則劣若又不
然則雖栗翁之說猶爲未安極知僭妄而竊敢論之
如此矣所謂善者清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活看則
亦無病矣精爽之氣與氣質之氣自別君須更考性
理諸書於氣質每以清濁言之而於虛靈之氣無以
清字言之者矣吾嘗愛朱子之說曰心比理微有跡
比氣又靈心兮本虛應物無跡則心固無跡而比諸
理猶似有跡故曰微有跡微字說得好比氣又靈則

此所謂氣卽粗氣與精爽之氣不同此心與氣質之
別也朱子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心是
乘氣出入之物則心與氣其果無別乎故吾以爲屏
溪心卽氣質之說誤矣胤源曰虛靈之氣非氣質之
氣則是正通之氣歟先生曰亦非正通之氣只是虛
靈之氣也

先生曰人性本善心亦本善而心性之所以不同者
有作爲與無作爲之別也心有才能伎倆故挾氣質
爲惡其爲惡雖由於氣質而實亦心之罪也者以其
有作爲也性亦挾氣質爲惡然其爲惡專由於氣質

而實非性之罪也者以其無作爲也此心性之分也孟子道性善固以其大源頭處言之故云性善而以愚論之雖謂之心善亦可也

先生指示案上華陽洞門人錄而謂胤源曰此錄中論斥玄石甚嚴以配於栗翁爲僭配栗翁猶謂之僭况配於夫子乎當舉世尊仰之日已有此議論豈不可畏乎先生曰君見金監役金監役說及華陽廟碑事乎胤源曰此文謂同門之議欲使我書論其不然而自我未能有書也云矣先生曰何以不作書云也胤源曰此則愚未之知也先生出示與院儒往復書

曰觀此書辭於屏門果有可怒者乎胤源覽訖對曰此於屏翁少無嫌逼而只平說道理而已先生曰然而尹氏與其門人方怒我云矣先生又指示尤翁集答鄭景由書甘雖屬土蜜不可謂之性信之語曰此果可以取證於人物五常之說乎吾未知其爲的確之證也

問曰補亡章五知字皆同乎先生曰吾則嘗以五知字同看矣仍問余曰知字訓詁曰知猶識也者何義也胤源曰知與識似不同知則雖畧知之亦可謂知識則有深知之意不曰知識也而曰知猶識也則知

近齋集 卷三十一
與識固不同矣先生笑曰此又別是一義矣寒泉嘗以知爲見識而恐未然也吾王父嘗謂知猶識也之訓蓋恐人之錯看以爲智欲其別於智也云而此亦恐未然致知之知與統體之知覺不同釋之曰知猶識也者正欲其別於知覺也

胤源曰程子云先曉其文義而文義亦有不可曉者如孟子所謂亦有仁義之亦字何義也以大學以義爲利之義言之則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云者似是謂仁義亦利云而此章與好貨好色章不同於義利之分斬截機鋒如以爲仁義亦利則不亦緩乎先生曰

吾亦蓋嘗以仁義亦利之意看而後看却不然亦字只是虛字與臯陶謨所謂亦行有九德之文相似矣胤源曰然則亦有仁義之亦字亦是總之義乎先生曰非必謂總也大抵亦字爲虛字以虛字看義味愈好矣胤源曰天下之欲嫉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欲嫉之欲字何謂也先生曰蓋言方欲嫉之聞隣君之行仁而欲赴愬也如此等處固多有之不必深疑若於此等處必欲窮索則亦是心量狹小也先生仍曰樂歲終身飽終身云者何說也胤源未及對先生曰沙溪嘗以終身飽爲極身飽而恐未然此不過言其

長飽也吾於此嘗有證之者子路終身誦之非謂必終身誦之也蓋言其長誦之也

問曰前日承教曰見於長者時長者之子弟雖年長於我當拜者而用壓尊之義不拜云矣人侍坐於其祖父之傍而其父入則亦當用壓尊之義而不起乎先生曰自然起立是人之情也祖不壓孫之義此等處亦可用之乎

問曰夫祭妻祝文當書夫之姓名乎當只書名乎以喪禮備要所載觀之具姓名處必曰姓名只書名處曰某夫祭妻祝曰夫某則似當只書名矣先生曰尤

翁祭夫人文嘗書姓名矣吾家亦書姓名矣胤源曰祝文與祭文似不同耶俗稱其姊妹必從夫姓如李姊趙姊之類是已夫既是一家之長則夫祭妻祝不書姓抑以此歟先生曰雖書姓亦非失禮矣

問曰慎獨齋先生嘗曰兄祭弟不當拜而淵翁以爲人於其弟之祠墓無拜禮故三年後則漠然不省此甚缺然古者雖君之於臣未嘗坐受其拜兄之於弟也生時有答拜之禮則拜於其祠墓亦宜云未知如何先生答曰此恐未安雖生時兄之於弟豈有答拜乎吾則杜撰嘗於弟廟入見而舉手矣雖先祠瞻謁

時揖而無拜蓋從簡也

問曰今有人死後葬前或三年內立後則其子之制服也當自出繼之日而計之爲三年之喪其筵几朝晡之奠當限其子之服盡而不徹乎先生曰服與祭似當異矣而尤翁於此亦嘗未決蓋難言也仍曰今人常時不能爲禮而只欲於喪祭行禮若言禮之大者則如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不但在於喪祭而已問曰中庸姑未及讀而第有欲質者或以爲未發與未發之中不同未發則衆人亦有之未發之中則惟聖人有之云此論如何先生曰此等精微必須自家

用工後知之蓋難言也然未發與未發之中豈有不
同乎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何等時乎胤源曰是未
發境界也先生曰然則不睹不聞既是未發境界而
其下又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何也胤源曰以
其至靜之中無所偏倚也先生曰然不睹不聞固是
未發境界而不睹不聞卽耳目之無所聞睹也耳目
雖無所聞睹而心中或有未盡澄澈者故不睹不聞
不得謂之中而至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心中寂然
不動非獨耳目之無所聞睹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
方可謂之中矣然則不睹不聞與喜怒哀樂之未發

自有淺深然喜怒哀樂之未發時即所謂中也非未發與未發之中有不同也衆人固有喜怒哀樂未發時節則未發之中衆人亦有之非惟聖人有之也三淵從祖嘗引箭箭中紅心頑石不劈開之喻以爲中有至不至而竊恐未然頑石不劈開之喻雖見於語類而似是記錄之誤既不曰喜怒哀樂之未發無所偏倚之謂中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中豈有至不至乎不睹不聞已涉未發分上此處雖不言中實含中意思君子慎其獨獨是已發分上此處雖不言和而實含和意思蓋不睹不聞不可便謂之中

慎獨不可便謂之和故先以不睹不聞與慎獨含得中和意思聖人立言之旨其妙如此吾亦曾前未悟而自數年來始得領會矣

先生曰人物五常之說昨既發端矣此說浩汗難盡且只以二字言之大抵理同而氣異推此則可知矣

二字言之者即同異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未嘗異也氣則有萬般未能同也理亦有不同而非理之不同即隨氣而不同也以其本然之性而言之則人物宜無不同此理之同也以其氣質之性而言之則人物各有不同此氣之異也知理同而氣異則不惟於人物五常之

說可通凡於理氣皆可通矣胤源曰尤翁於人物五常亦未嘗明的立論矣先生曰尤翁固未嘗明的立論而嘗以犬牛人之性爲氣質之性犬牛人之性爲氣質之性則物之不得全五常卽其氣之異也胤源曰然則禽獸之於五常只有一點明乎先生曰唯

先生曰魏塘之相辨難也互相譏斥魏巖以南塘爲異端南塘以魏巖爲異端魏塘二公同是學朱子者豈異端之人哉然若論其末流之弊則二說之皆不淪於異端亦未可知也二公所引皆朱子之說吾嘗笑此以爲以朱子而攻朱子者也朱子之說雖有不

同實則各有攸當而二公不知其本旨各執一邊爲說朱子之意何嘗一邊言之如此一邊言之如彼使後人執而互爭也哉

胤源曰近見閔都正文文雅頗有識矣先生曰實有見識要之非常調蔭官當以儒選用之也先生曰吾姑夫君之外祖實賢人也胤源曰生晚未及逮事矣先生曰君之表叔亦非常人雖方爲亞卿而以國家用人之道言之不能盡其才矣先生曰君之弟亦好學乎胤源曰於渠豈可以好學言乎先生曰吾所謂好學特就其淺處言之耳胤源曰渠本病弱雖不

能着實讀書而家間每以舉業外有事之意言之矣
先生曰勸勉固不可已而亦不專在於勸勉也
胤源曰今之士當知科舉卽學問中一事然後方可
有爲也夫科舉榮名之路人之所大欲存焉不可盡
禁而止之非自 朝廷革罷科目則士皆不能免焉
必欲不從科目而後爲學則將無爲學之士矣故當
知科舉學問兩不相妨然後科儒中庶有兼治學問
者矣先生慨然歎曰今人以科舉與學問視爲相克
爲仁不富爲富不仁矣

先生曰日用常行之事如欲盡合於義則其道何由
胤源曰能去私欲則斯可矣先生曰此亦然矣然非
省察則無以合義非存心則無以省察非敬則無以
存心故曰心者一身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敬者
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綱領也此說雖常談而不甚
神奇然爲學之要無過於此人之讀書者莫不知此
而鮮能踐履可歎也已
先生曰周公之制禮大備而其末也有文勝質之弊
故孔子曰吾從先進朱子論學極明而其末也有資
口耳不尊德性之弊朱子固已有憂之之言矣後之
朱子出則必有孔子從先進之意

先生曰古聖賢之於文章蓋不得已而言故甚簡少孔子易繫只是上下傳孟子七篇去註則不過為數卷延平問答不滿一卷而今之人喜著述如君年歲時其稿已為累十卷云何其多也

庚寅七月二十日胤源自錦江往永同拜謁于漢湖先生曰頃日書中有欲來之意故待之矣仍問曰近看何書胤源曰方讀中庸而實多難曉先生曰中庸序云沈潛反覆蓋亦有年一朝恍然似有得其要領朱子之亞聖而必待讀之有年然後始得其要領則豈不難哉熟讀詳味久而不已則可得其總會處此

書亦終非不可讀底文字矣

先生曰君前日示來心說儘好今當在篋中而深難搜出矣其中氣質資質之說可疑氣質與資質非有

二也鄙書中日氣質氣底意多資質才底意多云云

胤源曰致知之知前已以書質而今請更稟章句知猶識也則此知字非知覺之知而或問知者心之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又似以此知字為知覺之知如何先生曰或問所言則果是知覺蓋章句以知識言而至或問推上一步以知覺言之

胤源曰格物物格兩格字似無不同矣先生曰栗谷

云格物之格窮至之意多物格之格來至之意多是以兩格字爲微有分別也余意則栗翁此說恐未然上下格字宜無不同誠如君言格物物格只是言窮理而理窮云爾

胤源曰溪丈說明德只是心之德非便是心也此說如何先生曰此似以不曰明心而曰明明德故云耳胤源曰聞湖右通文華陽碑事出而未及見矣此中有之乎先生笑曰正好語他事何必見此已而指壁上使胤源抽見見訖先生曰其通列錄人名皆屏門門徒若是公論則豈無別人之叅錄者乎吾與屏溪同是

斯文一脉而今忽有此事便同同室之鬪豈非不幸諸人之從吾遊者或有對舉作通之意而吾峻防之以爲若有此意則勿復來見我也然吾耳目之所逮則固禁止如此而至於耳目所不及處吾亦無如之何矣退栗二先生四端七情說大段不同爭辨甚力而栗谷之尊慕退溪未嘗以是而或衰退溪之愛重栗谷亦未嘗以是而或弛吾與屏溪雖所見不同亦豈有他意乎

先生曰日前任仲思鹿門字來訪聽其議論多可喜而但看心字太重幾與性無精粗之分矣君嘗見晦可

乎

晦可櫟泉字

胤源曰未嘗一見也櫟泉承 召入京時

賓客盈門顧適在心制中不敢往拜至今為恨先生

曰晦可慤實仲思通明矣先生曰監役君指溪學問

務為自得故其議論似有獨學之病夫自得即自然

之自非獨自之自思索太深則易歸於迂僻故曰慎

思胤源曰溪丈踐履篤實矣先生曰其操守堅苦實

有人所不堪處要之吾黨之賢者

胤源曰大學如保赤子非愛民如子之意與書經本

義不同只說動化不說推故也如字只是虛字不過

從書經帶來者矣先生曰是說推如字實字何以謂

虛字也胤源曰溪丈以此如字為孝悌如慈之如此

說如何先生曰孝悌如慈之說恐傷體面人固有孝

悌不足而慈愛有餘者故說者以為因其慈愛之端

而觸其孝悌之天此只以世俗常情而言之而於義

理為未安上既言孝悌慈三者至此獨言慈者蓋舉

小而見大孝悌為大慈為小如是說方穩貼

胤源曰中庸章句二者雜於方寸之雜其下不雜之

雜字同歟異歟先生曰上雜字即人心道心不能相

無之意下雜字即人心道心相混之謂矣胤源曰然

則此雜字不可以病看至其不知所以治之方言病

先生曰吾於經傳小註甚疎寒泉嘗云不觀小註矣然朱子則必不觀小註玉果房生錫弼淳昌薛生匡謨皆以櫟泉門人納刺請謁先生迎見之房生頗有質問先生隨問應之房生曰以中庸首章章句人物各循其性之各字觀之內浦謂南塘議論人物性不同之說似然矣先生曰雖以章句中三各字爲言而此有不然者仍指胤源手中扇曰此人持一扇君又持一扇彼人又持一扇三人各持其扇而其扇則同一扇也各字只是皆字之意何可以各字而爲性不同之證乎其下性道雖同四字可見人物之無不同也

房生曰曲禮食至則起食是長者所進之食乎抑長者所賜於已之食乎先生曰吾解文字必先看其上句而後釋之試誦其上句房生曰上句是燭至則起矣先生曰燭之設非專爲已也則其下食至之食似亦非所賜於已者當是長者之食起者敬而爲禮也房生問詩經列國之風無魯風者何也先生沉思良久顧謂胤源曰子以此爲何義胤源曰似以有魯頌故然矣先生仍拈出魯頌序說以示房生房生曰變禮如閔慎事終有可疑先生曰何謂也房生曰使小生當之決不敢爲矣先生曰到此代父服喪使祖喪

近齋集 卷三十一
有主是孝也先生曰近日宋臨陂一淵家以亡人本
生父喪葬前行練可否來問吾以不當廢祭之意答
之蓋聖人制禮嚴其正統爲人後者於生親稱以伯
叔父母服以伯叔父母之服則是與伯叔父母喪無
異伯叔父母葬前無練祥當廢之文則生親葬前豈
可廢練祥之祭乎爲所生親心喪一節至宋時始有
而周公制禮只有服朞若使生親之喪與伯叔父母
喪有間則周公當已言之矣房生曰慰人本生親狀
式當用慰人伯叔父母喪狀式矣先生曰一依慰伯
叔父母例爲可近世人視其伯叔父母與已之父母

懸隔故聞稱生親如伯叔父母之說則輒疑其薄矣
胤源曰慰人生親喪狀式固當一用伯叔父母喪例
非不知之而人或怒焉故不得爲也先生曰若如此
則無快活意思矣胤源曰沙溪嘗論此只去至孝二
字尤庵則直稱之曰服前近聞寒泉所論改孝心純
至爲至愛根天云矣先生曰至愛根天字亦無古據
慰生親喪當一如伯叔父母喪故其狀式朱子不別
言之耳

房生曰王祥失節人而小學取之何也先生曰只取
其一節耳

胤源曰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之明德亦當以己之明德看蓋新天下之民則是己之明德明於天下矣先生曰然房生曰吾先師嘗以此明德爲天下人之明德而非己之明德矣先生曰如以己之明德爲不可通於天下則所謂明德者其狹小之明德乎房生退先生謂胤源曰會見此人於櫟泉座上已多年而今聽其所論如此可知其間工夫之不廢也胤源曰近見鹿門任丈之弟靖周爲人精明有學識矣先生曰其兄仲思甚許之矣先生謂胤源曰君之所論經義甚精細其能於體認

涵養上用工耶不徒講說體認涵養爲貴

先生因論華陽碑事曰人有以此欲上疏者誠可笑也紛紜是非一付諸人勿論能知不能知未死前惟與如君輩講學則是最樂事也

近齋集卷之三十二

